

(美) 朗里格 (Longrigg, C.) ◎著

吕洪艳 ◎译

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里面有令人震惊的传奇  
精湛的文笔为你再现黑帮最真实的画面

黑帮女人的  
秘密生活

# 江湖 红尘 女神

新世界出版社



新世界文庫



# 城 市、熱 帶、雨 林

(美) 朗里格 (Longrigg, C.) 著  
□洪艳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缄默无语 / (美) 朗里格 (Longrigg, C.) 著；吕洪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3

ISBN 978 - 7 - 5104 - 1635 - 4

I. ①缄… II. ①朗…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8897 号

## 缄默无语

---

作    者：(美) 朗里格 (Longrigg, C.)    吕洪艳 (译)

责任编辑：梁小玲 张铁成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 nwp. cn

http://www. newworld - press. 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 com. cn

印    刷：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258 千字    印张：18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4 - 1635 - 4

定    价：29. 8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Copyright© 2004 Clare Longrig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Hyperion, 77 West 66<sup>th</sup> Street, New York, NY 10023 – 6298

**献给阿德里安**



## 序 言

在大众文化中，黑手党夫人的形象往往被夸张到了极致。人们往往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来：浓妆艳抹，永远都穿着毛皮大衣，留着高耸而又滑稽、漂成金色的头发，指甲修饰得很长、也很华丽，根本无法做一些日常工作。黑帮女人这些悠闲的喜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们特征鲜明的交际圈：在各个社交场合，黑手党夫人们总是聚集在一起，而她们的丈夫则在一边的角落里谈生意。在夜总会里，她们一群人来到包间，黑手党徒在周围保护，仿佛她们是一大堆出自设计师之手的手提包一样。她们毫无顾忌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她们所展现出来的生活，与丈夫们身处的、暴力血腥的黑社会形成了异常鲜明的、甚至是可笑的对比。

除此之外，黑帮女人几乎是隐形的。一直以来，她们没有权力进入有组织犯罪的内部领域，被排除在暴力犯罪之外，也都不曾成为“科萨·诺斯特拉”<sup>①</sup>的一员。显而易见，黑帮女人也被排除在犯罪调查的范围之外。在警察局的侦探找上门时，如果一名黑帮罪犯的妻子将门打开，那是因为她早就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她不知道她的丈夫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到家来。在公开场合，对于丈夫的犯罪活动，她一无所知。她缄默无语，从来不问任何问题——如果她问了，她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耳光，却得不到任何回答。在私底下，她可能会知道一笔金额不菲的交易，但是她绝不会说出一个字。在无知的面具下，她是安全的，人们认为，对于丈夫的犯罪行为，她至多是一个被动的目击者而已。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开始研究一本关于意大利黑手党女人的书时，

<sup>①</sup> Cosa Nostra，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意为“我们的事业”。——译者注。



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与上面提到的、关于黑手党女人形象的传统看法相去甚远。90年代初是西西里悲剧不断的动荡时期：1992年，两名反黑手党的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和保罗·博斯利诺（Paolo Borsellino）被黑手党暗杀。此后不久，一个名叫丽塔·阿特莉亚（Rita Atria）的17岁少女自杀身亡。丽塔的父亲曾是黑手党的成员，在一次毒品交易所引发的冲突中被自己的帮派处死。由于放出话来誓为父亲报仇，丽塔的哥哥也惨遭杀害。此后，我了解到，丽塔曾与博斯利诺法官有过合作，为后者提供关于黑手党在她家乡的活动情报。丽塔的故事将第一次为世人揭示黑手党女性成员不为人知却是更为真实的一面。

在这两名意大利法官被暗杀之后，当地法官开始了一次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大行动，许多黑手党成员纷纷被捕入狱，长期服刑。在这些男人们失去作用的时候，一个不同寻常的转变出现了：女人们开始接手自己丈夫的犯罪组织，维持这些组织的日常运转。在研究中我发现，有一个女人掌管着那不勒斯的毒品圈，一个女人贩卖枪支并指挥着卡拉布里亚山区黑手党内部的游击战，甚至还有一个女人在西西里组织了一次炸弹袭击。很明显，务实的意大利黑手党对维持传统形象并不在意，他们决心对人们固有的、认为“女人从不涉足有组织犯罪”的观念大加利用，开始让这些女人为他们工作了。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意大利的法官们一直以为黑手党夫人们迫于无奈，不得不听从她们丈夫的安排，因此，法官们认为女人们不必为她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无须接受道德或是法律上的审判。不过，一连串黑手党内部女性“线人”最终让这个世界相信，黑手党夫人们对她们丈夫的影响力，要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丽塔·阿特莉亚的嫂子就是这样的“线人”，她说：“一个女人有能力让她的丈夫做她想让他做的任何事情，黑手党成员的妻子们对一切都了然于心。”随着法庭高级官员中的女性成员人数的不断增加，那种认为女人无须承担道德责任的想法逐渐消逝。

尽管意大利的司法部门希望让这些黑手党中的女人与警方合作，女性团体也极力鼓励她们起来反抗黑手党的家族暴力体系，但是这些女人们甚至比男人们还要更加坚定地表示，要坚决追随“科萨·诺斯特拉”的价值



观念。我曾遇到过无限怀念黑手党黄金岁月的女人，在那些黄金岁月里，“君子”<sup>①</sup>是名副其实的君子。1994年，一个意大利新闻机构意外接到一个西西里女人的电话。她叫朱斯·斯帕达罗（Giusy Spadaro），她和她的嫂子想要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她们的丈夫——黑手党士兵伊曼纽尔·菲利普（Emanuele Di Filippo）和他的兄弟帕斯奎尔（Pasquale），他们两人刚刚被捕，并且已经开始做警方的线人。“他们还不如死了，如果我们的丈夫被杀死了，我们会感觉更好些，”斯帕达罗宣称，“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让我蒙羞，还不如他死了的好。”

当我开始着手研究美国黑手党女人们的故事时，别人告诉我说，她们与意大利黑手党女人不同，她们和有组织犯罪不沾边。我也被告知，意裔美国人的家庭相对保守，常常保留着原来国家的传统——即便那些风俗已经被他们的欧洲同胞们摒弃很久。我当然相信意大利南部的家庭确实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保守，在那里，一名黑手党妻子的典型形象便是身着一袭黑衣，整天在家搅拌着意大利面酱，从珠帘后面观察街头。但是，在发现了有关意大利女性某些原来不为人所知的真相之后，我开始怀疑，美国内意大利黑手党的状况是否也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也会存在某些令人意外之处。

关于那些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美国女人，我有一些事情是特别想了解的。我想知道黑手党女人们是否真的如大众文化中说的那样消极被动；我想知道她们是否如她们宣称的那样对非法活动一无所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她们为了保持她们的无知要在感情上怎样的隐忍。我还想了解，历史上赋予黑手党女人们的司法豁免权是否在美国同样行之有效；要知道，美国司法界高级职位中的女性成员已经越来越多。就这样，上面的这些问题引导我首先开始关注美国黑手党的源起及他们不同于他们那些意大利兄弟的经历。

像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一样，在20世纪早期来到美国的大批意大利人

<sup>①</sup> 初期，成为黑手党的成员是一种光荣，被称为“mafioso”，意思就是“man of honour”（君子）。——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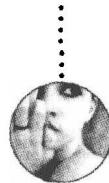
中，绝大多数都是踌躇满志而又体格强健的男人。最初美国面向移民的法律并不十分完善，使得一些移民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新秩序之外。于是，美国的“科萨·诺斯特拉”——书面的意思为“我们的事业”——随之诞生，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司法系统的社团。在公开放映的电影《教父》中，“科萨·诺斯特拉”向感恩戴德的意大利人发号施令，为他们谋求福利”。这种由“科萨·诺斯特拉”派生出来的新的社会体系由极度暴力的男人执掌大权，借助忠诚、野蛮和恐惧的纽带将社团组织紧密联合在一起。

意裔美国人在美国纽约定居的过程，从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经济公寓<sup>①</sup>到布鲁克林的市内小型宅邸开始，一直到后来位于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和新泽西的豪华别墅，他们脚下的道路越来越平坦，生活越来越舒适，年轻人也越来越奢侈。渐渐地，黑帮不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在为生计而挣扎，而是将之视为争取物质利益的强硬手段。绝大多数的黑帮成员摒弃了旧世界那些听起来很动听的君子之道；现在，只有金钱至上。黑帮现在仍旧通过暴力威胁来开展活动，但却再也不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了。

在美国，黑帮老大们乐此不疲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黑帮头目只要有了资金来源，就会在郊区为自己建造一座迷你别墅，他的孩子们可以在游泳池里尽情嬉戏，他的夫人可以开着凯迪拉克休闲车前往她的美容院。保罗·卡斯特利亚诺（Paul Castellano）就花费了350万美元在斯塔滕岛建造了一幢这样的别墅；这幢绰号“白宫”的别墅非常豪华，里面大理石的地板、镀金的镜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让人眼花缭乱。

随着黑手党老大财富的不断增长，随着他势力的根深蒂固，他常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新地位。皮肤黝黑，戴着阿玛尼的太阳镜，穿着出自设计师之手的套装，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搂着金发女郎，这就是美国人印象中所熟悉的黑帮头目形象。然而，尽管和前辈们还是同道中人，

<sup>①</sup> tenement house，一种造价低廉、多户合住、租金便宜的多层住宅，住户多为移民或黑人等少数族裔。——译者注。



但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意裔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好莱坞及电视中流行的旧式黑手党老大形象。正如从事犯罪调查的记者乔治·阿纳斯塔西娅(George Anastasia)在他《盗亦有道》(Goodfella Tapes)一书中所说：“在形式和实质之间，他们更注重前者。他们对历史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将及时行乐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力。而且，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表现也说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逆境。”

现如今，有大量资料表明，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已经开始缓慢而又持久地衰落，成为众矢之的的黑手党老大那种不堪重负的形象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种大众熟知的形象后面却隐藏着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心理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手党女人们的角色转变息息相关。

尽管一直以来女人们都只是黑帮活动的旁观者，但她们不得不迫使自己接纳黑帮那些暴力的特性。为此，她们不得不在道德准则上学着自我安慰。“他们只是对同行开火，不会伤及无辜。”或者“那些被教训的人大概也是罪有应得。”这样的狡辩难以掩饰她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在明知丈夫的钱是通过暴力手段非法所得的情况下，黑帮女人还能心安理得地花着他们的钱吗？一个杀人犯可爱的女儿要怎样接纳父亲的过去？当家族史中有太多无法言说之处时，一位妈妈对她的孩子们又有什么可讲的呢？

从前的那些问题似乎还不够吸引人眼球，现在，大众对黑帮在国内活动的了解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如果说电影《教父》让黑手党魅力四射，那么《黑道家族》(the Sopranos)这部情节连续剧则让它变得更为真实。借助现代的技术（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黑手党党徒自身的虚荣心），美国黑手党的世界不再神秘莫测。黑帮头目的女儿已经成为公众人物。变节的黑帮成员撰写了回忆录，内容无所不包，再也没有什么细节是讳莫如深的了。

在《教父》时代，迈克尔·科里奥尼(Michael Corleone)在妻子凯的面前关上了门，自此之后，黑手党女人们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转变。许多人认为在《黑道家族》一剧中，最让人感兴趣、也最为复杂的角色是黑手党老大的妻子卡梅拉(Carmela)。尽管她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她的角色在道德上摇摆不定，一直让人困扰：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一个热爱家庭的女



人，要如何找到借口为她丈夫的生活方式和所从事的行当开脱？她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丈夫的活动？在丈夫的财富和权力的神坛上，她被迫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价值观念？

据说，许多黑手党女人们的生活都是处于这种困扰与牺牲之中。比尔的妻子罗莎莉·博南诺（Rosalie Bonanno）在回忆录中提到，为了保护丈夫乔伊·博南诺（Joe Bonanno）、逃避法庭传唤，她的婆婆曾在一个地下室里躲了好几个月，且对此毫无怨言。尽管费伊·博南诺（Fay Bonanno）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的黑手党事业，但是罗莎莉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她对她丈夫的不忠、在经济上所犯的错误、长期逃亡以及种种无理要求表示愤怒。在新年前夜，当罗莎莉得知她的丈夫在逃亡数月之后终于被捕的消息后，她坦言，这让她有了某种残酷的满足：“不仅仅因为我终于知道他身在何处，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知道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新年了。”

不管一段黑手党婚姻的状况如何，无论丈夫私下里交了多少位女友，一般来讲，当自己的男人锒铛入狱后，他的妻子总是希望能够帮上他的忙。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在过去的30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尽管这个女人已经不再爱她的丈夫，但是她还是不知疲惫地为他争取释放的机会。她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的丈夫是无辜入狱的，自己有责任为他翻案，这种责任感比爱更重。

“对于他的遭遇，我根本就不屑一顾，”她这样承认道，“但是，他现在被监禁了，他可是我孩子们的父亲啊，就是这样。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不公平。”

在这本书中描绘的几个黑手党女人的生活中，重心之一便是控制——或者失去控制。黑手党家庭总是处于动荡之中，这种动荡可能来自于地下犯罪组织，也可能来自警察局的突袭。他们可能需要在瞬间就收拾家当，开始逃亡。如果一个黑手党成员决定与政府合作，如果他的妻子还想再见到自己的丈夫的话，那她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自己的丈夫一起作为证人接受警方保护。

由于经常陷于种种不利状况中，许多黑手党女人们都开始学会控制自



己的处境。当我在为这本书进行调查走访时，我发现，为了能够在男人占主导的黑帮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女人们不得不努力拼搏。然而，这里要描述的妻子和女儿们在丈夫和父亲们的要求面前，却并不曾默然妥协。相反，在黑手党荣辱兴衰的历程里，这些女性的人生历程也伴随其中。一些人在表面上向有组织犯罪的黑暗面表示妥协，或者，由于意识到别无选择，转而在组织内部寻求自己的个人权利。在这本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彻底拒绝接受黑手党的生活，背叛了她曾经深爱过的黑手党老大，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故事与牺牲无关（新一代黑手党成员与“牺牲”这个词一点也不搭边）。这是一些关于反抗与自我认同的故事，这些故事同它们的女主人公一样，动人而多变。

在我所采访过的黑手党成员的女儿之中，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人在被排斥于父亲们的世界之外时，总是不断的进行尝试和努力，直到最终获得父亲们的认可。她们不甘心忍受父亲的羁绊。与大多数黑手党成员的儿子们不同，一名黑手党成员的女儿不会被强迫加入犯罪组织；不过，她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如果她不幸拥有和她父亲一样专横的性格，那么她是决不会被允许借助犯罪生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她必须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认同，学会控制本性中与父亲相似的地方，以免它们毁了她的生活。在讲述这些女儿的故事时，我选择了她们的视角，而非她们父亲或是丈夫的视角——在大多数案例中，这些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已然深陷牢狱。

许多著名罪犯的女儿成功利用了父亲的“名气”，利用自己黑手党公主的身份谋求发迹。她们通常所采用的手段，是将父亲的角色美化为家庭支柱、一个努力工作、养活妻儿老小的男人。在黑手党父亲死后，他的女儿将会用余生来试图创造一种童年的温馨氛围，在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里，她常因父亲的权势和慷慨而感到温暖。然而，在有些案例中，黑手党父亲并没有受到如此温暖的礼遇。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公开场合从来不曾维护自己的父亲，她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挑战父亲的权威中度过。她一次又一次地将父亲称做“疯子”。她不断地去激怒他，甚至威胁他，要求他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她可能是唯一一个胆敢用这种方式与他对抗



的人。

黑手党夫人们基本上都不想和她们的丈夫搅到一起，或者说，不想利用他们的犯罪名声。约翰·戈蒂（John Gotti）<sup>①</sup>后来的浮夸和卖弄是黑帮中很少见的。而当他拼命吸引公众注意的时候，他的妻子却游离在公众目光之外，维持着传统的形象。（戈蒂夫人一次在接受调查时说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话，“我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他在养家糊口”。）戈蒂的女儿维多利亚和她的母亲截然不同，她单单凭借家族的名声就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公众人物，风头甚至盖过了她的父亲。

当我先后和一位纽约黑手党成员的遗孀以及他的女儿进行谈话时，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她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对她们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影响。那位遗孀在遭受经济灾难的打击后，在丈夫持续遭到监禁的情况下，在命运面前黯然屈从。在丈夫一次又一次身陷牢狱的时候，她尽一个妻子的本分，只要允许探视，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看他。即便她不再爱他、痛恨他给她带来的生活，但是当他一声不吭地一次又一次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她还是会说：“我会去的。”

不过，他的女儿却牢记父亲留给她的回忆，并因此愤恨不已。在最后一次去监狱探视她生病的父亲时，她对于这个制度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她朝着警卫大吼大叫，在前来探视的家属中造成了一次不小的骚乱（她的妈妈形容那次探视中自己的表现是“伪善的、刻薄的”）。那个女儿的态度正是当初警方对待她的家庭的态度。她仍然因警方对她家的那次突袭而恼怒不已。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她的卧室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她的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就连装内衣裤的抽屉都被翻得乱七八糟。

并不是所有的黑手党女人生来就在黑帮之中——有一些人是在度过了一个平淡无奇的童年之后才加入黑手党的。在这些女人中，大多数都是想要追求黑社会那种无法无天的刺激，当然，还有那些危险的男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渴望挣脱压抑的小镇生活的女人们而言，犯罪生活是治疗无趣的良方，那些罪犯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致命的魔力。在早期影

<sup>①</sup> 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甘比诺家族的首脑。——译者注。



片《邦妮和克莱德》<sup>①</sup>（*Bonnie and Clyde*）中，克莱德试图劝邦妮回家去过安稳的生活，不要再冒险跟着他四处流浪。

“跟着我你将不得安宁。”他警告她。

“你可要保证说到做到呀！”她答道。

在现代，我们对名利的痴迷使得黑手党的生活方式更具诱惑力，这种痴迷可以将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黑帮英雄。黑手党夫人和女友们为明星一般的丈夫而激动不已，她们可以借助丈夫的名气、权利和金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于这段感情中自己的角色，她们从来不曾反思和质疑。

然而，有的时候，她会对自己这种局外人的角色感到厌倦，她开始在黑帮内伺机而动，寻求自己发迹的出路，实现自己的抱负，对自己曾经选择的、由男人主宰的生活发出了公然挑衅。这些女人在最初的时候可能只是丈夫黑帮生涯中的看客，但最终却都成了丈夫的帮凶。或许，她们是变得冷酷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至少一个挚友或亲人死于非命；或许，她们只是想赚钱而已。在意大利，要想在黑手党内取得成功，个人的能力与家庭的联系都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在美国，这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同样适用于女性。一名与丈夫具有同样野心的妻子将有机会插手黑手党的事务。

这本书中的大多数女性或是通过参与丈夫的涉黑行动中、或是借助对家族的事务施加影响，来试图在黑手党内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认同。只有一个女人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在结婚十五年之后，她再也无法忍受丈夫的种种罪行和糜烂的行为，最终下决心再也不让她的儿子走他父亲的老路。而她深知，要想活着离开她的丈夫，只有一条路可走：毁了他。她将自己的忠诚和情感全部移到了FBI身上。对于她而言，这是一场需要巨大勇气才能面对的严酷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她几乎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但她最终成功地改变了自己那年纪尚轻的儿子的一生。

黑手党的婚姻，固然能够承受暴力、阴谋以及持续不断的危险等犯罪

<sup>①</sup> 也译作《雌雄大盗》，1967年出品的好莱坞经典影片，融合了公路片和强盗片的类型电影。——译者注。



生活所带来的重重压力，却经常被平静无奇的乡镇生活弄得一团糟（如果夫妻二人作为证人处于警方保护之下的话）。一起潜逃的夫妻不得不自食其力，如果两个人的婚姻是建立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之上、丈夫的犯罪活动妻子都有份参与的话，那么这段婚姻基本上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但是，如果妻子对于丈夫的活动和被迫服从于丈夫一直心怀不满的话，两个人的婚姻通常就会以解体收场。

这本书的故事昭示着新一代女性的诞生，她们变得更加自信，不再为恐惧和怨恨所困扰。现如今，在长期参与黑帮重要经济事务的管理之后（妻子的银行账户和房产是丈夫非法收入的绝佳销赃途径），“科萨·诺斯特拉”内的女性角色变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重要。这些故事并不是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些故事的女主人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妥协。但是，随着这些女性角色持续不断地变化，随着我们对她们生活的日渐熟悉，社会上关于黑帮夫人的陈旧论调势必会被一种更为客观的印象所取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们澄清了一直以来困扰着她们的流言；对于我们而言，在了解了她们的这些努力后，她们也不再是一些毫无生气的漫画形象，而是一群真实存在的女人。

# C 目录

---

# CONTENT

1	第一章 拉娜：“希特勒的女儿”（I）
10	第二章 拉娜：“希特勒的女儿”（II）
19	第三章 拉娜：“希特勒的女儿”（III）
29	第四章 拉娜：“希特勒的女儿”（IV）
37	第五章 卡米尔：嫁你没商量
47	第六章 维多利亚：精明的女作家（I）
57	第七章 维多利亚：精明的女作家（II）
66	第八章 布伦达：脱衣舞娘
75	第九章 安东涅蒂：痛苦的“公主”
84	第十章 苏珊：拉斯维加斯夫人（I）
93	第十一章 苏珊：拉斯维加斯夫人（II）
102	第十二章 苏珊：拉斯维加斯夫人（III）
108	第十三章 弗吉尼娅：情场艳妇

- 119 | 第十四章 布兰科夫妇：亡命鸳鸯（I）
- 126 | 第十五章 布兰科夫妇：亡命鸳鸯（II）
- 136 | 第十六章 布兰科夫妇：亡命鸳鸯（III）
- 142 | 第十七章 德布拉：此生合是黑帮妇
- 154 | 第十八章 贝蒂：黑手党女市长（I）
- 163 | 第十九章 贝蒂：黑手党女市长（II）
- 171 | 第二十章 贝蒂：黑手党女市长（III）
- 180 | 第二十一章 贝蒂：黑手党女市长（IV）
- 189 | 第二十二章 多萝西：为黑手党玩法律（I）
- 196 | 第二十三章 多萝西：为黑手党玩法律（II）
- 202 | 第二十四章 多萝西：为黑手党玩法律（III）
- 211 | 第二十五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I）
- 219 | 第二十六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II）
- 224 | 第二十七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III）
- 230 | 第二十八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IV）
- 236 | 第二十九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V）
- 248 | 第三十章 贝蒂·托科：不再缄默（VI）